屈原形象在日本的历史演变及诠释

王迎迎
（湖南大学，湖南省、长沙市，410012）

摘要：楚辞传到日本后，一千多年来不同时代、不同学者的笔下都有着不同的屈原形象。奈良平安时代人们心目中忧君思国的屈原，镰仓、室町时代忠君爱国、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狂狷景行、怀才不遇的屈原，江户末期和明治维新学者笔下富有民族气节、作为爱国志士的屈原。以及近代以来，随着文化的整合与融合被一些学者所否定的屈原。屈原形象的接受史既反映了接受者的个人心史，也折射出历史群体的政治及文化心态。

关键词：屈原形象；日本；历史演变；诠释

中图分类号： G1　　**文献标识码：**A

古有源氏公子在皇族倾轧之中远谪须磨时即景赋诗「唐国に名を残しける人よりも行くへ知られぬ家居をやせむ」[1]将自己比作屈原，寄托个人忧思，表达自己的孤独之情。今有日本汉学家稻田耕一郎教授在访问汨罗屈原祠时作诗“洞庭湖畔会骚人，千古楚歌今日新。东海无行求索子，独投角黍吊灵均。”[2]来赞扬屈原精神历经千古，影响深远。即使相隔东海，亦有继承屈原求索精神的人来华祭吊屈原。读此诗作，我们不难看出屈原及其楚辞作品对日本及日本文学的影响。楚辞何时东渐虽难以考订，但随着楚辞传入日本一千多年以来，在不同时代，不同学者的笔下出现了不同的屈原形象。本文试图对这种“转侧看花花不定”的现象进行整理与探索，来窥探其中蕴藏的历史文化奥秘。

一、奈良、平安时代的屈原形象

竹治贞夫在其《楚辞研究》中认为，公元604年，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有关“嫉妒”的条文当中，就受到《楚辞》中一些字句和思想的影响。[3]另日本学者藤野岩友曾撰《楚辞给予近江奈良朝文学的影响》，根据他的研究，楚辞已对八世纪成书的汉诗集《怀风藻》与《日本书记》等产生影响，《怀风藻》中也有化用楚辞之诗句出现，[4]成书于720年的日本书记《神代下》第十段记兄弟二神，哥哥炎阑降命，拥有海味，弟弟彦火火出见尊，拥有山珍，两神商议各自交换所有，结果各不得其利，哥哥后悔了，交还了弟弟的弓箭，而弟弟却把哥哥的钓钩丢失了。弟弟彦火火出见尊被哥哥紧紧追逼，到海神之宫的一段文字：“故彦火火出见尊忧苦甚深，行吟海畔，时逢盐土老翁。老翁问曰：‘何故在此愁乎’”[5]，从

这段记载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出其作者受《渔父》之影响，用行吟泽畔的屈原的痛苦来相比彦火火出见尊的忧苦之情。虽同为忧苦，但屈原的忧君思国定与彦火火出见尊之忧苦有本质不同。另据《大日本古文书》第一卷的写书杂用帖记载，公元730年(日本天平二年),楚辞(《离骚》即王逸注《楚辞》十六卷)已传入日本，表明中国的楚辞在当时已被日本贵族文士所知晓—或直接阅读,或通过《史记》与《文选》等典籍读到(被《文选》收入的楚辞作品)。

平安时代，藤原佐世于公元891年左右所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日本现存最早的一部敕编汉籍目录，在此书中有关《楚辞》的著作共有六种。这些显然可被认为是至今有关楚辞传入日本最早的资料。平安时代的汉诗中虽然也有效仿《楚辞》的句式（带“兮”字的长短句）,或者采用香草美人之喻，或有引用与化用楚辞的词语。但真正关注屈原命运，写出心目中屈原形象的诗作，殆难找到。这是因为平安时代的宫廷贵族经常吟诵的是那些彪炳史册的帝王功臣，屈原算不得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所以也就难以出现在贵族竟宴赋诗的诗题中。

从以上分析来看，在奈良和平安时代为数不多的有关屈原的作品中，我们隐约还是可以窥见当时有极少的人对于屈原这种忧君思国、空有抱负难施展之情的理解。

二、镰仓后期、室町时代的屈原形象

在镰仓和室町时代,即日本的五山文学时期,以禅宗僧侣为中心汉文化进入了兴盛时代，出现了大量对于屈原作品评价及歌咏屈原的诗作。这些禅僧大多来过中国，所以汉诗文的艺术修养较高。现拟对其中一些作品进行整理。

（一）忧君思国

一休宗纯（1394—1481）是日本佛教史上最有名的禅僧，《聪明的一休》人物原型。他写了《屈原像》:“楚人《离骚》述愁肠，深思湘南秋水长。逆耳忠言千岁洁，春兰风露几清香。”[6]这首诗表明屈原是忧君思国的贤能之士，在遭受流放是创作《离骚》，行吟江滨，抒发愁怨。“逆耳忠言”更是反衬其高风亮节，如春兰风露。一休宗纯从自己的生活遭遇中体验到含冤被逐的孤独与愤懑，使他在情感上与屈原产生了共鸣。一休宗纯亦曾作《端午》:“千古屈平情岂休，众人此日醉悠悠。忠言逆耳谁能会，只有湘江解顺流。”这首诗以屈原的高洁来反衬世俗的堕落。可以看出这两首诗中一休在情感上与屈原产生了共鸣，寄托了个人的忧思。希世灵彦（1402—1489）写《读离骚》:“六里青山入楚疆，武关何事锁怀王。《离骚》三十五篇恨，写书孤忠一寸肠。”[7]诗人根据楚王不听屈原的劝谏，中了张仪的诱惑，入秦遭扣的历史典故来歌咏屈原。诗中批判了怀王的昏庸无能充满了孤忠的遗恨幽愤之情。

（二）竭忠尽智

西胤俊承（1358—1422），日本五山文学诗僧。他写的《读楚辞》:“楚少俊英士，先生独典刑。祸胎因宪令，忠烟见《离骚》。地隘豺狼邑，风缠虎豹扃。空留名与节，照得竹编青。”[8]这首诗说明当时朝政和社会豺狼虎豹横行，像屈原这样的正直之士，社会不容。但他对国家一片忠心，是少有的英杰之士。

（三）狂狷景行

瑞溪周凤（1391—1473）日本五山文学诗僧，写了《屈原对渔父图》:“忠直违时恨不多，《离骚》万古岂销磨。渔翁未识丈夫志，空唱沧浪孺子歌”。[9]诗中屈原的“丈夫志”与渔翁所唱的孺子歌形成鲜明对比。诗人认为屈原忠贞不凡，即使不被人所理解，但他的精神同作品将永垂千古。

（四）苏世独立、横而不流

万里集九（1428—1507）室町时代的禅僧，歌人。写诗《屈原渔父对谈》:“泽畔吟醒日易颓，濑渔吟笑和舷来。沧浪未洗骚人癖，强指芙蓉忘却梅。”[10]在诗人看来，纯洁高雅的芙蓉象征了屈原一尘不染的品格。凌寒独放的梅花不也可以象征屈原的品格吗？可是骚人都有自己的癖好，“强指芙蓉忘却梅”。

（五）怀才不遇

彦龙周兴（1458—1491）《屈原塔》“鹧胡啼雨水之滨，手荐红兰兼白苹。时有游鱼吞塔影，腹中只为葬骚人。”[11]这首诗从苏轼、苏辙写屈原塔的诗中吸取了营养，但有自己的构思，有伤感味，表现出对屈原的敬仰和怀才不遇的同情。

从以上这些汉诗中我们可以看出镰仓、室町时代各位汉诗大家对于屈原的不同认识，虽多为歌颂屈原，但人们歌颂的各个侧面却不尽相同。

三、江户时代的屈原形象

在江户时代，亦有大批诗人对屈原的形象进行了描写。尤其江户后期汉诗空前繁荣，涌现了大批优秀诗人，诗艺日渐成熟并各具风采。

（一）忠贞爱国

林罗山（1583—1657）是日本江户幕府时期的著名哲学家、儒学家、诗人。对《楚辞》亦有研究，他写过多首赞颂屈原的诗。如《屈原》:“千年吊屈平,忧国抱忠贞。扫枳颂嘉橘,漱芳餐落英。湘累非有罪,楚粽岂无情。世俗不流污,终身惟独清。”[12]此诗表明林罗山继承了朱熹的屈原观，认为屈原“忧国”“忠贞”。赞扬屈原忠清洁白和人民对他的纪念。他还写过《屈原嗅兰》:“幽愤清忠人却嫌，余芳剩馥我犹餍。自从兰死蕙枯后，留与嗅梅唐彦谦。”[13]作此诗时，德川家康已经去世。而江户幕府时代第二代执政者德川秀忠对他有些冷淡，

所以他借屈原“幽愤清忠人却嫌”来发泄自己心中之愤懑。屈原与兰互为知音，而梅却没有这么幸运。其作《又赋楚辞用前韵》“词纫秋兰乃自编，时人无识屈原贤。楚风十五国风外，恨不生逢孔子前。”[14]及《读五柳先生传》：“刘伶沉湎屈原醒，远客忧君陶性灵。一醉一醒俱在此，门前依旧柳青青。”都赞美屈原的高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倾诉自己的孤独。除此之外，林罗山研究《楚辞》，提出“《诗》变有《离骚》，楚大国也”[15]的观点。诗中认为，屈原创作的《楚辞》，其成就可与《诗经》并称。《诗经》中虽无“楚风”，但是，恰恰是《楚辞》继《诗经》后引领了当时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并且从这个角度称赞“楚大国也”，启人深思。这首诗极其简洁而独到地评价了屈原极其楚辞在文学创作上的卓越成就。冈本黄石的（1811—1898）《秋夜读〈九歌〉》：“奈此秋风萧索何，空江木落月明多。时清那用怀孤愤，宵咏唯宜诵《九歌》。枫树夜猿悲欲断，女萝山鬼语相和。五更掩卷恍如寐，心远天南湘水波。”诗人怀着对屈原崇敬的感情，在秋夜吟诵《九歌》，诗人说，时政清明，哪会不容忠直之臣呢？而屈原也正是因为朝政的黑暗被放逐，怀着孤愤之情创作《九歌》。此诗驰骋想象，创设了一种吟诵《九歌》的艺术氛围，情景交融，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二）苏世独立、横而不流

龙草庐（1714—1792）以诗学著称。《寄本多蕙峒》“登高摇落气悲哉，苦忆大夫冠楚才。壮志百年吞梦泽，雄风几日侍兰台。岂因既放工词赋，应为独醒衔酒杯。远听江南歌薤露，萧条转动屈原哀。”登高赋诗，见景生情，纪念屈原。屈原曾在政坛上叱咤风云，最终却被放逐。而他沉溺于文学创作也是为了倾吐衷肠来警醒世人。对屈原的崇敬之情也流溢于字里行间。菅茶山（1748—1827）也是日本江户时代汉诗百花灿烂的文坛领袖。他写的《屈原行吟图》“寒溆兰荪岸，春郊萧艾深。沅湘千古恨，天地独醒心。”诗中通过“兰荪”和“萧艾”的对比来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屈原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看得很清楚，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决不同流合污。诗中赞颂了屈原这种清醒意识和洁身自好的高贵品德。抒发了对屈原的仰慕之情。

（三）怀才不遇

新井白石（1657—1725）在谪居时想起屈原，写《卜居》：“渐离击筑泣荆轲，壮士由来感慨多；我已岂无燕市酒，只今谁复和悲歌？西风吹起洞庭秋，落叶萧萧月色多；屈子近来吟独苦，沧浪何处听清歌？”田能村竹田(1777—1835) 江户中后期的文人，侍于冈藩。他曾做诗《秋词》,写出自己和屈宋相近的感慨：“迢遥烟浪暮江头,碧杜红兰无限秋。屈恨宋悲缘底事,好看明月上南楼。”文化八年(1811)11 月,冈藩领内发生农民暴乱,竹田向藩主呈上改革藩政的意见,不为当局所容竹田就这个机会提出引退要求。从那以后,他便过着吟诗作

画的隐居生活。西乡隆盛(1827 一 1877) 幕府末年明治初年的“维新三杰”之一，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早年,西乡隆盛感于国事危机,曾与僧月照一起投水不死,西乡一人流放到南岛,心情忧郁,身处日本列岛南方,他不禁想起被放逐的屈原,就写诗来抒发自己的悲愤：“雨带抖风叩贩纱,子规啼血诉冤哗。今宵吟诵离骚赋,南窜愁怀百倍加。”桥本钢纪(1834—1859)在《杂感》诗云：“义愤孤忠世所捐，丹心久许达苍天。眼前坎坷吾无怨，身后姓名有谁传。去国屈原徒著赋，投荒苏轼喜谈禅。疏慵非怕先鞭著，午夜闻鸡悄不眠。”此诗是作者结合自己的经历感慨抒情。从“义愤孤忠世所捐……去国屈原徒著赋”可以看出，朝廷是如此黑暗昏庸，像屈原那样胸怀忠国经世之志，有才不得伸展，忠义之人为世难容。这首诗包含了日本志士诗人与屈原相同的社会人生体验。

（四）民族志士

浅见絅斋（1652——1711）曾著《靖献遗言》，取屈原、诸葛亮、颜真卿、文天祥、陶潜、谢枋德、刘因、方孝儒八人，被描写成不顾忠义的对象是否正义所在，也不顾一身所为是否为了世人，只问所侍的王朝是否正统。据说此书被称为勤王之志的必读书，其对日本人的思想影响巨大。尤其在幕府这个大时代背景下，由于与诸葛亮、文天祥等形象并列在一起，屈原形象凸显了慷慨悲壮的元素而冲淡了悲剧色彩,在尊王攘夷的浪潮中被赋予新的含义而再生于维新志士的汉诗之中。例如：山崎暗斋门下谷重远作《赋靖献遗言八咏》第一首：“忠血千年荆楚神，到今湘水泣孤臣。取冠靖献遗言首，高义凛凛追获麟。”赞美屈原高义凛凛与孔子媲美。高杉晋作(1839 一 1867) 幕府末年的志士长洲藩士,立志继承恩师吉田松阴之志奋起革新,却触犯藩内忌讳,1864 年被投人野山狱中。他作诗《囚中作》：“君不见死为忠鬼管相公，灵魂犹在天拜峰。又不见怀石投流楚屈平，至今人悲泪罗江。自古谗间害忠节，忠臣思君不怀躬。我亦贬滴幽囚士,忆起二公泪润胸。止恨空为谗间死,自有后世议论公。”[16]从此诗中显然可以看出颂扬屈原与菅原道真人去而灵魂不死,将屈原与日本平安时代的贤相菅原道真相提并论。由于菅原道真曾在谪居地作诗：“恩赐御衣今在此，捧持每日拜余香。”表明其本人对天皇恩宠的感念。所以江户时代的汉诗人多将这种对天皇的绝对忠诚与屈原精神融合为一。而明治以后天皇愈加被神圣化,菅原道真的形象也就有了更为强烈的尊皇色彩。

上面提到的这些诗作，不管是出自心怀大志而遭受挫折的汉诗人之手.还是诞生于处于变革时期充满危机感的维新志士笔下,或是退出政治舞台后的文士自慰自怜之作,它们大体代表了江户时代汉诗人对屈原形象的理解和读楚辞的几种心境。

四、近代以来

明治维新以后，政府大力提倡学习西方文明，汉学随之衰落。但是那些学贯东西文化的

学者们，对汉诗仍然情有独钟。

（一）忠君爱国

国分青崖（1857—1944）也是近代的文人。其作《屈原》：“孤忠窜逐忆沅湘，枯槁形容惨自伤。恋阙忧君常眷眷，握瑜怀瑾问苍苍。层宵鸾鹤已藏翮，幽谷蕙兰空吐香。剩的《离骚》经一部，粲然丽则大文章。”描述了屈原遭流放的艰辛情景，但他忧君思国，忠心耿耿，坚持自己的道德节操，绝不随波逐流。诗人对屈原的死表示了深深的痛惜，屈原离我们而去鸾鹤已不能在蓝天高飞，屈原喜欢的幽谷蕙兰也空自吐着芬芳。但是屈原为了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一部《离骚》在人类文明史上永放光辉。明治时代的汉诗人高桥白山（1836—1904），其作《楚辞》：“义能合圣经，辞丽新清晶；乘鸾驾虬龙，浮游埃壒表。缱绻不能已，孤忠独自伤；爱君忧国志，足以持三纲。身葬汨罗水，神游天帝旁；精忠辉万世，与日月争光。”高桥此诗将“爱国”置于“忧国”之前，与江户尊攘家一脉相承。“爱君”即爱天皇。明治维新后，天皇的统治地位进一步稳固，“爱君”被视为天经地义之事，所以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在表达对天皇忠诚的意义上会提到屈原。

屈原的命运无论如何不能与怀王、顷襄王分开。而在日本的这些汉诗中，几乎很难找到谴责君王昏庸的字句，尤其在幕府末年尊攘派与明治官僚的汉诗中，就更没有这样的怨君尤王之词。1930 年海军将士三上卓写《昭和维新之歌》开头就用屈原沉水的壮举来表明与俗世决裂的决心「汨羅の淵に波騒ぎ，巫山の雲は乱れ飛ぶ。混濁の世に我れ立てば，義憤に燃えて血潮湧く。権門上に傲れども，国を憂ふる誠なし。財閥富を誇れども，社稷を思ふ心なし。ああ人栄え国亡ぶ，盲たる民世に踊る。治乱興亡夢に似て，世は一局の碁なりけり。」（中文：汨罗渊中涛汹涌，巫山之云乱飞扬。混浊之世吾独立，义愤燃而热血腾。纵然权势以为傲，毫无忧国之忠诚。财阀凭富而夸耀，了不为社稷之思。哀呼人荣而国亡，愚民因此而舞蹈。治乱兴国似成梦，世事宛如一局棋。）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因为官僚权贵和自由派资本家欺压剥削人民，一部分海军将士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因此高唱《昭和维新之歌》发动了军事政变。

（二）怀才不遇

向山黄村（1826—1897）明治时代汉诗人。在幕府时期主持外交事务，后幕府重视提拔青年才俊，渐遭冷落，明治维新后为幕府遗臣。他写诗《屈原》：“人间无地著芳荃，鱼腹长成好墓田。词赋虽工果何益，空教志士泣遗编。”实借后人对于屈原的遗忘和读《骚》悲情，写自身徒有才学而不为世用的自怜之情。

明治时代的汉诗人高桥白山（1836—1904），其作《楚辞》：“义能合圣经，辞丽新清晶；乘

鸾驾虬龙，浮游埃壒表。缱绻不能已，孤忠独自伤；爱君忧国志，足以持三纲。身葬汨罗水，神游天帝旁；精忠辉万世，与日月争光。”高桥此诗将“爱国”置于“忧国”之前，与江户尊攘家一脉相承。“爱君”即爱天皇。明治维新后，天皇的统治地位进一步稳固，“爱君”被视为天经地义之事，所以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在表达对天皇忠诚的意义上会提到屈原。例如：桦山资纪（1837—1922）是活跃于明治、大正时代的武士、军人政治家，曾任海军大将。他写过一首《读〈离骚〉》，其中一句为“迁谪江南赋《九歌》，频呼上帝爱天和。”即描绘了一个“频呼上帝爱天和”的屈原形象，表达的是自己对天皇国家的绝对忠诚。

时至今天，尽管有许多日本学者提出屈原否定论。如日本的学者铃木修次、三泽玲尔等认为屈原只是一个传说，而非历史人物。但也有许多日本人专程到屈原故里吊念屈原。如日本的屈学专家石川忠久教授题诗云：“屈子祠堂寻汨罗，骚人感慨此何多。我来公后二千岁，低唱沧浪渔父歌。”来表达对屈原深厚而敬仰的感情。

五、结语

自从“楚辞”诞生以来,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中,屈原的形象随着时代背景、政治意识、思想形态、个人际遇、情感偏好等综合因素的作用而不断的变化。从一个悲剧的人物、一个矛盾的形象、一个忠臣的楷模，到一个志士的榜样、一个虚幻人物等等,对屈原形象的诠释可谓极尽其变。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历代接受者塑造的都是各自心目中的屈原形象。他们明屈原之志，感屈原之遇,也是明自己之志，感自己之志。对屈原的诠释也成为接受者追求理想、释放焦虑、探寻自我和反省自我的心路历程和人生取向,对屈原形象的接受实际上也是接受者的个人心史,同时也是他所在群体的历史、政治、文化心态的折射与反映。

参考文献

[1] 山岸德平校注.源氏物语（二）[M].东京：岩波书店，1997，第 32 页

[2] 刘济民.歌咏屈原古今诗词选[M].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2008，第 337 页

[3] 竹治贞夫.楚辞研究[M].日本风见书房，1978，第 306 页

[4] 藤野岩友.楚辞给予近江奈良朝文学的影响一文述及，载《中国文学与礼俗》[M].日本角川书店，1976.

[5] 版本太郎、家永三郎、井上光贞、大野贤校.日本书记[M].岩波书店，2000，第 165 页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均来自刘济民.歌咏屈原古今诗词选[M].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2008.

[15] 陈秋萍.论日本江户硕学林罗山与《楚辞》 [J].中国楚辞学，2004(04)：243-261

[16] 高杉晋作.东行诗文集[M].丰文社印刷所，1983，第 16 页

[17] 刘济民.试论日本汉诗中的屈原形象[J].三峡文化研究，2010（10）：142-146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Qu Yuan's Image in Japan

Wang Yingyi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Hunan Province ,410012)

Abstract: After Chu Ci was spread to Japan, there were different images of Qu Yuan in scholars' writings of different eras for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During the Heian period of Nara, Qu Yuan was commonly considered to be concerned about his country. During Kamakura, the Muromachi period, he was viewed to be loyal. At the time of the Suzuki, he was regarded as independent and honest, but was unrecognized to show his talents. Through the late Edo period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 Qu Yuan was seen as a patriot. And in recent times,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the image of Qu Yuan has been denied among some scholars, The accepting of Qu Yuan's image reflects both the personal emotion of the recipient and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mentality of the historical group.

Key words: the image of Qu Yuan; Japan ;historical evolution; interpretation

作者简介：王迎迎（1994-），女，甘肃庆阳人，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文化